



口仁13<sup>特</sup>  
2040  
8止





特  
2040  
8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卷之三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一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

起作見

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楮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管子 卷之三 二  
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

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

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賈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

使糴賈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

武王立重泉之戎。戎各也。假設此戎名欲人憚令

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斛也。民舉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戎。而國穀二什倍。巨橋

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

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

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唯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

百日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

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

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

千。君代菹薪。煮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國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泝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賤，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此用禹氏之玉。

禹氏名王之

南賚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

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

諸國君子開若衛公子開

方魯公子皆以雙武之皮。

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

卿大夫上大夫也。襟也。袖謂之飾。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

刺音七。亦反。

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管子 卷之三  
七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雉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

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管子  
卷之三  
八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減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

管子 卷三 九  
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歛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歿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

管子 卷第三  
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且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仗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

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管子  
卷之三  
十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歿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擅者。

管子  
卷之三  
三  
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歿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擅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斷作  
後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衆。

管子 卷之三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刀，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博流，出山金立幣，存道立，立駢牢。

有殺字  
五穀，又有  
之所生也。

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



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常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歿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歿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拊。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以效至仁伐  
吳國於時曰  
九牧曰陰魂  
之說非骨  
語也

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外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言此三言等  
人皆所當知也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歿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戰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

管子  
券契之齒。金錙之數。不得爲侈。弁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錙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歿扶傷歿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歿。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賚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也。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過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合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能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輶。苦禮切。疑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輶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鴟鵂

之舍近。鴟鵂音保鴟鵂之通遠。鴟鵂之所在。君請式

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弇弓弩無匡輶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鴟鵂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道

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鴟

雞。鴟鵂彼十鈞之弩。不得藁撤。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弇而弓弩無匡輶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

管子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兆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祖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此澤燒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堯大曰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小曰堯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兆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兆郭者。盡履縷之耻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鞦。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間有以相給資。則兆郭之耻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薪。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也。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

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圍與與禦同。

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

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

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

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

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謂君以  
財給民之  
用至  
則去分  
以復善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洩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洩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疆。若此。則絪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儻

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管子  
卷三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筭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筭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管子 卷之三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用金刑也言  
而不順者為  
有重祿而口  
滿食者至口  
而手兩戰勤  
於利也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  
鼓從之輿歿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  
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耗他臥切服而

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

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

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輕重篇後漢之極是市人所不周為者誤矣其矣

管子  
卷之四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効。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曾之使臂。辟之使指也。然則

他音此也

字

有與之樂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王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鋤一推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軒然後成為車

一女必有一劣一錐一簋一鉢時橋切然後為女。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

則下族怨。上邊鄙有急。則懷宿怨而不戰。朱見山

澤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

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禱之以輕重。守之以高

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於諸侯畝鍾之國

管子  
卷五  
也。績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塆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



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

管子  
元卷三  
五  
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人秉劔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賜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  
其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  
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牛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管子  
卷之四  
六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朱  
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  
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  
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  
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國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墾  
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  
秩於諸族提持也台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屯。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指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請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管子  
卷之五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勤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當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繡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好倍肉曰瑗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管子 卷十四  
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得入。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輪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管子  
卷之五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管子 卷之四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君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苾室周且欽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國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也謂

此不可解

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日泉則鋸二十也斗二勝八

合曰鋸鳥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鋸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冬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管子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鷺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山作材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此本業也。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今欲取之。何以洽於此也。管子對曰。

管子

管子

管子

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戰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

以資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以式壁而與仍存問之

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

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

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

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沫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管子  
卷之五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蛇  
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蟲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休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賤。桓  
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賦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泮本作池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

管子  
卷五  
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管子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一本二十作世



刑作形是

管子  
卷五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  
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  
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  
是以外內不踈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  
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  
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  
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  
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壘以迎陰陽作九九之  
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  
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腓之病而天下化之  
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  
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童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數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克聘享不上公其弱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唇

也蠶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

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

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管子 卷之四 三十一  
教其民為綈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

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綈而踵相隨綈綈

謂連續也綈息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

列反綈丘喬反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

任來相齧而騎東西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餓餒相及相及猶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

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

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

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闊其年民

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

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管子  
卷十四  
以其不埶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樹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俛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友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賈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此策最慘  
不可欺三人  
童子輕重  
中說及類此  
其為屬書無  
疑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賈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賈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管子 卷之五 十五  
變六月而壹見公賈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賈  
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  
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  
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  
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門  
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  
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公其令人譽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  
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  
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譽賈齊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本修械器之巧齊即  
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  
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  
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  
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  
重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耆耄

以九  
親  
以九  
親

稱懷鉛鉛又擅權渠緄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  
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  
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  
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  
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  
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没夫三不樹而  
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  
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  
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一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一本作

天子祀於太忌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監吹埴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纒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芸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鉞耨當劔戟獲渠當角軻蓑笠當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吳郡顧 椽書

顧時中 章掖

顧植 劉廷惠

何承德 章扞

顧賢 何承業

吳丙初 顧文

邑人呂鹿 全刻

管子卷第二十四 冬

